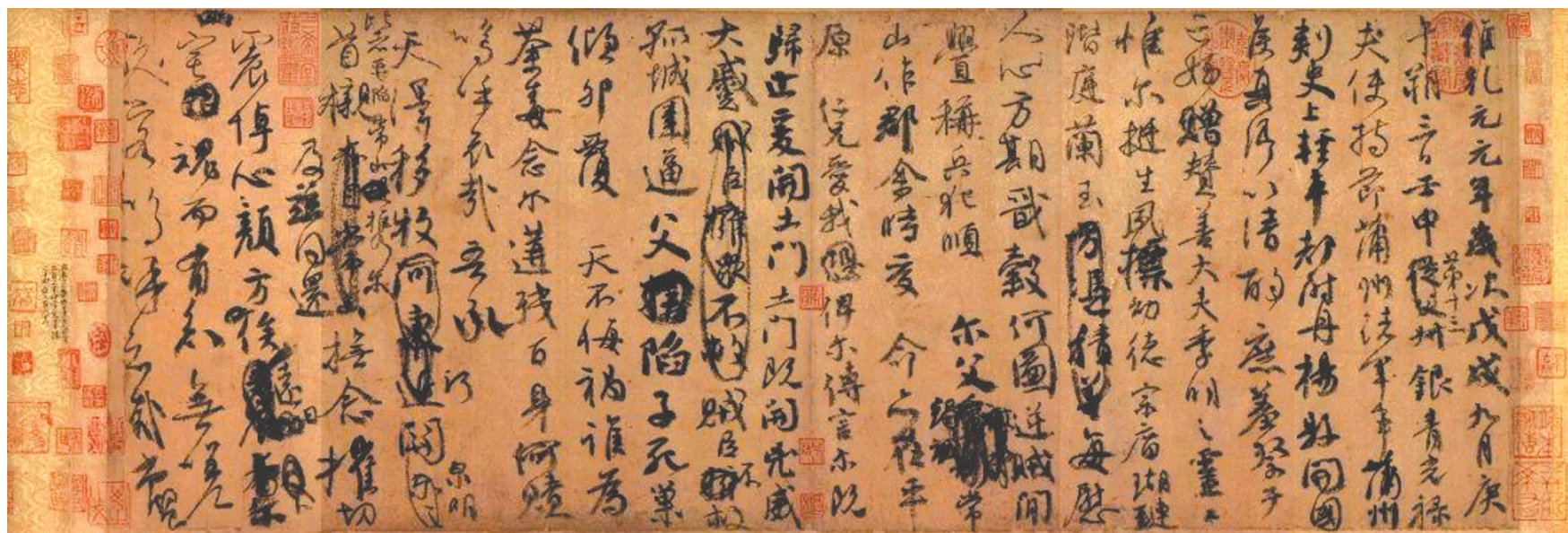
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⑭

颜真卿的血色文稿(一)

□祝勇

人文历史



《祭侄文稿》



2019年年初,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“颜真卿:超越王羲之的名笔”特别展,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借来了《祭侄文稿》,使台北故宫深陷借展风波,也让这件颜真卿的书法名帖成为舆论焦点。



颜真卿像

《祭侄文稿》引发观展热潮

据云,1月16日开始的展览,在第二十四天就迎来了十万名观众,比六年前的“书圣王羲之”大展早了八天。排队两小时,只看十秒钟(因有工作人员轻声提醒排队人群“不得停留”),却无人抱怨,相反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神色。我相信这十秒,对于他们而言,已成生命中至为珍贵、至为神圣的时刻,有人甚至准备了大半年。报道上说,有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五十七岁观众,七岁开始写颜体字,认识颜真卿五十年,却“从来没想过这辈子竟然有机会能近距离看到《祭侄文稿》”。还有人说:“由于工作人员不断催请移动,致无法细观展品,笔者夫妇不得不反复排队,竟连续达十余次之多。”看展的观众,大多都衣着正式,屏气凝神,仿佛参加一场神圣的典礼。

透过斜面高透玻璃俯身观看的一刹那,他们与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一页纸相遇了。一个展览,让写下它的那个人,在一千三百多年后,接受十余万人的注目礼。

笔者本欲专程去东京看展,没想到四十天的展览时间在新年忙碌中倏然而过,想起时,已悔之晚矣。三月的暖阳里,笔者到郑州松社,去偿还一次许诺已久的演讲。没想

到,一位名叫令洋的读者,竟专程从西安赶来听讲,还带来了他从日本带回的“颜真卿特别展”宣传页、展出目录以及画册,可见“90后”的年轻人,也有人如此深爱传统。更没想到,一场演讲,竟得到了如此丰厚的回报。

离开郑州的飞机上,笔者盯着纸页上的《祭侄文稿》反复打量,觉得自己很幸运,因为笔者不只有十秒,时间几乎是无限的,《祭侄文稿》就在笔者手里,想怎么看就怎么看,想看多久就看多久。一千三百多年前出生的颜真卿,此刻就近在眼前。笔者可以从容地、细致地观察颜真卿的提笔按笔、圈圈画画,体会它的疏疏密密、浓浓淡淡。一篇文稿,因出自颜真卿的手笔而拥有了不朽的力量。笔者突然想起,《祭侄文稿》在时间中传递了十几个世纪,而书写它的时间,或许只有十秒,或者一分钟。

写下《祭侄文稿》时,颜真卿刚好五十岁。

写下此文时,笔者也五十岁。笔者与颜真卿是“同龄人”。

但笔者的五十岁和颜真卿的五十岁,隔着月落星沉、地老天荒。颜真卿五十岁时,他生活的朝代刚好迎来“至暗时刻”。一场战争,把盛唐拖入泥潭——我们都知道,那是“安史之乱”。

和平与战乱只隔着一张纸

在承平年代生活久了的人,是无法想象战争的痛苦的,像20世纪的各种影像一再重温,却依旧是一知半解,没有切肤之痛。非但不痛,那些战火纷飞的大场面,甚至让我们感到刺激与亢奋。我们是带着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来观看战争的,因为战争越是惨烈就越有观赏性,这也是战争大片的票房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。

看热闹不嫌事儿大,这是时间赋予人们的优越感,每一个和平年代的居民,都会有这样的优越感,连唐朝皇帝李隆基也不例外,因为在他的朝代里,战争早已是明日黄花。自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,建立大唐王朝后,一百三十七年来,这个王朝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——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,以及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民族战争不计在内。因此,所有的战争,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一部传奇,他自己,永远只是一名观众。也因此,当一匹快马飞越关山抵达临潼,把安禄山起兵造反的消息报告给唐玄宗时,唐玄宗一下子就蒙圈了,脸上分明写着四个字:我,不,相,信!

那是大唐天宝十四载(公元755年)十一月十五日,唐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在泡温泉。他的眼里,只有“芙蓉如面柳如眉”、“肌理细腻骨肉匀”。华清池的云遮雾罩里,他听不见“渔阳鼙鼓”,看不见远方的生灵涂炭、血肉横飞。

这注定是一场空前

惨烈的战争,惨烈到完全超乎唐玄宗的想象。这场战争不仅将要持续八年,而且像一台绞肉机,几乎将所有人搅进去,让每一个人,都经历一次家破人亡的惨剧,连唐玄宗自己也不例外。

对于亲历者而言,战争从来不是一场游戏,更不是在游戏台上唱戏,而是生与死的决斗,是血淋淋的现实,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。此时,在芳香馥郁的华清池,在“侍儿扶起娇无力”的销魂时刻,在帝国的另一端,安禄山的叛军已从今天的北京、唐朝时被称为范阳的那座边城,军容浩荡地出发,迅速荡涤了河北、河南,仅用三十三天,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京洛阳,灯火繁华的“牡丹之都”,立刻变成一片血海。那血在空中飞着,在初冬的雨雪里飘着,落在旷野里的草叶上,顺着叶脉的抛物线缓缓滑落,在夕阳的光线中显得晶莹剔透,轻盈的质感,有如华清池温泉里漂浮的花瓣。

连远在庐山隐居的李白都闻到了那股血腥味,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:俯视洛阳川,茫茫走胡兵。流血涂野草,豺狼尽冠缨。

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。直到那时,早已习惯了歌舞升平的人们才意识到,所谓的盛世,竟是那样虚幻。和平与战乱,只隔着一张纸。

那个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张纸、惊破唐玄宗一帘幽梦的人,正是颜真卿。

身为文臣却与战争打起了交道

假若没有“安史之乱”,颜真卿无疑也会沿着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既定路线一直走下去。颜真卿三岁丧父,十个兄妹(含颜真卿在内)全由母亲养大,家境算得上贫寒了。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加之颜真卿出身于书香世家,父亲颜惟贞生前曾任太子文学,所以颜真卿自幼苦读,苦练书法,是品学兼优的“三好学生”。

开元二十一年(公元733年),安禄山三十一岁,还在张守珪手下当“丘八”;李白三十三岁,正在洛阳、襄汉、安陆之间漂着,距离进入长安城还有十年时间;杜甫二十二岁,也在吴越晃荡着,丝毫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迹象;颜真卿二十五岁,却已通过国子监考试。一年后,又进士及第。

开元二十四年(公元736年),颜真卿通过吏部考试,被朝廷授予朝散郎、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,算是正式参加工作,踏上光荣的仕途。在这一点上,他比上述几人更加幸运。更有意思的是,三十年后,他成为吏部的最高长官——吏部尚书,考试录用公务员,正是吏部的工作内容之一。

颜真卿是在天宝十二载(公元753年)到平原郡任太守的。

平原郡,在今天山东德州一带,那里正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的地盘。国子监考试已经过去了二十年,经过了二十年的折腾,安禄山已经成为颜真卿的上级领导,不仅统辖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,而且如前所述,在唐玄宗面前奋力一哭,哭出了一个左仆射的职务,相当于中央领导了。所以,两年后,安禄山造反,就命令他的手下、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率领七千郡兵驻守黄河渡口。颜真卿就利用这个机会,派人昼夜兼程,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送给唐玄宗。

自这一天开始,身为文臣的颜真卿,就和战争打起了交道。当唐玄宗兀自哀叹“河北二十四郡,岂无一忠臣乎”,颜真卿已经组织起义军和叛军周旋。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舞文弄墨的文人秀士,我们只看到一个满脸血污的将军,在寒风旷野中纵马疾行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